

编者按：站在五月的天文台，我看到一朵花从树上凋落，遥想晚年赋一首隐题诗，如果掌声也可以打包，去龙潭公园把夕阳喂了鱼，小满飞天来时，乡愁打烊纵向飘散……本月诗会约到广西12位优秀的“90后”诗人，给读者带来了青春洋溢的“后浪”诗风——

天文台

隆莺舞(壮族)

多年前的一次出行
几个天文学家被某个人意外地
打掉了两只眼睛
现在。那个人恰巧逃亡至观星台上
看着他们
在这个又是缅怀，又是逃命之地
这几个人又相遇了

有人脑袋清醒
有人靠着斑驳的墙壁和望远镜
千裂的手
旋转暗黄音乐和星辰
天文学家们在台上
疯狂进行观测宇宙的表演

一个天文学家递过来一瓶水
让他继续观看他们的表演
不是来到这里
他一直没逃出去

作者简介：隆莺舞，广西靖西人，1993年生，广西作协会员。曾获广西年度壮族作家新人奖，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

我不能阻止一朵 从树上凋落的花

牙侯广(壮族)

到了春天，我站在一棵桃树下
满树灼热的桃花
我想亲吻每一朵桃花
告诉她，我是爱她的
风从远处吹来
桃花依旧笑
伴随着谁家屋顶升腾的烟火
我的血液如隐升温
一天天，一瓣瓣鲜红的桃花
率先凋落满地
我捧着如婴儿地放在手心
面对无情的宁静
大地安详，我没有力量能阻止
春风爱桃花
无奈桃花误苍生

作者简介：牙侯广，1991年生于广西凤山县，广西作协会员。鲁院第24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

掌声

晓丑

我想，在貌似整齐的掌声里
你是否听出了一些不真诚的掌声
在整齐的掌声里
总会有些慢了拍的
总会有急躁的
有底气不足的

在整齐的掌声里
甚至夹杂着一些内心的嘘声
我喜欢那些稀稀拉拉的掌声
我更喜欢一只很多时侯
选择不鼓掌的手
作者简介：晓丑，本名陈科成，1990年生于广西陆川。玉林市签约文艺人才，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

打包

胡游

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就习惯了一个人
从食堂买了饭菜打包回寝室吃

偶尔我会在食堂看着电视吃饭
我看到他们碗里丰富的食物
他们从不看我的碗里吃的是什么
偶尔我会在电视里错认某人
以为是我的父母或者我认识的什么人
有时候从这个窗口窜到另一个窗口
想打电视里面见过的菜

涌动的人群
没有一个和我有关
没人认识我
也没人和我打招呼
谁也不在乎我打包的内容是什么

我打包的食物，就像流水带走落花
我从A城来到B城，从C城转到D城
我一直打包带走我不舍丢弃的事物
只有我的童年留在那可怜的老房子
我无法打包带走
而，那恰恰是最幸运的
作者简介：胡游，90后，中国作协会员。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签约作家。

隐题诗

李富庭(瑶族)

每当夜幕降临
天空的灯盏就亮了
凌乱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像
晨练老人谈起丢失的黑发
总带着一点咸咸的味道
要是今生已了无遗憾
下辈子便不需要再相遇
一生结束总是太仓促，电影散场后
场外继续上演别人的故事
大概你不会懂
雨天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那些晶莹又带着怎样的悲哀：
我睡着的时候是清醒的
醒来的时候却喜欢做梦，在梦中
得知一个关于未来的讯息
比如，我们将回到在人群之中
雨水便凝成了固体的冰，或者说
更像是上帝马车垂下的流苏
早起飞鸟啄破寂静
一如神的昭示：穿梭于城市街道，那些车辆又将开始新的碾压

作者简介：李富庭，1994年生，广西金秀人。广西作家协会、南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第五季节》。

打烊

赵山河(瑶族)

往后的每一天，让日头早点打烊
假如我能，像关掉一盏灯一样
随手关掉一个炎热的午后

让每天的日头提前打烊
把那个不停敲砖的影子，从热浪里打捞出来
假如我能，像从前随手把自己抛向远方一样
把所有砖头抛回，烧红的窑里
把扁平的匠刀抛入高温的熔炉，让它返回水的一种

暮色里的影子过于单薄，脆弱
日头打烊之后，让暮色也趁早打烊
假如我能，选择其中一个夜晚
从柜台找出五双筷子
把他的妻子和子女全部归还给他
作者简介：赵山河，本名董成琪，广西贺州人，1992年11月生，广西作协会员。

遥想晚年

祁十木(回族)

这是一场梦，断断续续，
楚楚动人。在重复失眠的
夜里，我倾听自己
未来的记忆。如果活着

到那一天，我早起洗漱，
在窗外的雪片中画倒影。
有时我要吃几片药，有时呆呆地
站着看风景。此生早已逝去。

父亲母亲会不会如我一般
衰老，孩子们会不会建造崭新的
房子。概括日渐干枯的生命，
我与我的疲倦成了一块谜语。

恐怕我们连手机都会丢了，
直接面对爱人，说，你走过来。
我仿佛看到另一个人
深陷梦境：雾起时，他咀嚼青春。

作者简介：祁十木，1995年生，广西作协会员。曾获樱花诗歌奖、野草文学诗歌奖等，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著有诗集《卑微的造物》。

龙潭国家湿地公园

高寒

我要去的地方最后没有去成，
现在，走吧！
空中行走的人湿了鞋子，
你在楼层间转折。

走到山前，
叫金山挡住去路，
走到河边，龙潭河阻止行走。
我看见池杉树，经由
流动的少女，
在自我的转化中，
走上高处。
柠檬桉在龙王庙燃烧柠檬桉，
褪下他二十七岁的皮衣，
重新获得自由。
鹅字碑中，
我骑在鸟上看见广西火桐树
端着高脚杯碰杯，
叮当作响。
我怀念挺水植物，比如
靖西海菜花。
我怀念野生动物，
比如金钱豹。
我要去的地方最后没有去成，
现在，走吧！
我知道，明年你也还会到来。

作者简介：高寒，本名潘正伟，1993年生，广西东兰人。广西作协会员。曾获第七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提名奖等奖项。

小满

卢鑫婕

满溢出来了
满，满，伸出双手
接受雨水——
二月的雨水虽已远离
涤荡身心之水却从未远去

把荆条深埋地下
只有平静，香气平静的弥漫
只有玫瑰在开——
我的花园已不再疼痛

一路奔跑，飞快奔跑着啊
始终紧握着我的手的你
未到小暑我已看到大寒
尽头，尽头，长夜尽头——
呵，漫天星光

作者简介：卢鑫婕，1991年生，广西平南人，公安诗人，广西作协会员。第二届中国公安诗歌新锐诗人奖获得者，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

飞天来时

莫谨滔(壮族)

它们是鸟的后裔吗？
太阳有点绝望地留在原地，成为
它们永远回不去的巢。
小小的云朵被机翼翻过来，雷霆
在它的脊背上，雨滴从小腹穿出。
它们在夏天的阴凉处，作为不死的青鸟，
飞着，同时被囚于并不密闭的地球。
我们研究路线(穿着兴时的牛仔裤)，
猜测地图上毫无意义的标志何时被甩在身后。
当我们很快逼近世界的另一极，
海将挤开陆地，挤进我们的视野。
那时候不冷也不热，月亮仅仅是天底下
一个没有温度的小洞。我们无需做什么
就参与了天空的白。
在机身迅速的抖动中，所有人都睁开眼晴，
他们圆突的眼球闪出的火光，
莫非来自夸父和普罗米修斯；他们挥动比祖先
更敏捷的手，操控一系列计算机网络，
来到这么高的地方终于克服了多少不安。
这里是他们的领地吗？
这里有最好的黄昏和星辰。晚霞
最后一次闪耀，好似天边带血的美人鱼。
黑暗在升起，它们却带着伤口一般的灯光
向地面的人类下降。这附近除了鹰
并没有什么在摆动翅膀，但在后边却有声音，
这声音仿佛筛选过，只有最震撼的能留下。
但我们依旧需要时间弄清楚跟在声音后面的东西：
我们骚动在城市上空的心。

作者简介：莫谨滔，90后，广西河池人，毕业于河池学院。著有诗集《南方》。

把夕阳喂了鱼

莫若

半倚在湖面的竹筏
斜眼对视着
又青又大的木瓜

炊烟升起
有人在这里
把夕阳喂了鱼

敲击桶面 鱼儿进食
隐约二重奏 空空如速

作者简介：莫若，本名莫旻昔，女，1993年生，广西博白人，青年诗人。

纵向乡愁

黄钰晴(壮族)

很多年以前。程阳新开的一家农家乐
把我们拉进家里。二十五块钱
住在楼上，炒了刚采摘的野菜，腊肉，菜园里
所有能摘下来的菜。奶奶看着我们
微笑，带着一点期待
以后再来，要找我们啊。我们去接你
很多年以前，小黄村的大火还没烧过
在榕树垂向溪流的地方，白衣的少年
还在月光下吹起芦笙。琵琶光亮，簇新
许多年以前，他们都活着，那些讲述故事的人
和听故事的你我。起房，安居，婚嫁，耕种。直到
岁月像村口废弃的水井一样深和沉默
芦笙去哪了？锦鸡终于陷入孤单
恐惧像冻结的白石头，凝固了我
只有当月光照耀着北方遥远的草地
或者可可西里冰封了屋顶时
水才重新苏醒，在高脚的田埂上反复练习
记忆，惊奇，美丽和相爱
味老，这一生已经丢去了前半句
戛然而止的故乡，一支无法续写的古歌
而我的板那沙，沉眠于无数个程阳，青山，依粉
和小桑

它们一一醒来，然后一一远去
作者简介：黄钰晴，1995年生于广西龙州县，有作品发表于《诗歌月刊》等刊物。